

看天下·热追踪

(上接B01版)

海湾国家
究竟有何企图

海湾国家跟美国走得比较近,不希望叙利亚变成一个强国,总想自己出头露面。

齐鲁晚报:在叙利亚问题上,沙特、卡塔尔主导的阿盟为什么一直反对叙利亚现政权?有人说,叙利亚局势背后有教派冲突的因素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

时延春:这一问题比较复杂,其中虽然有教派因素,但也没有某些评论那么夸大。

叙利亚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。尽管目前掌握政权的是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,但是,从整体上看,叙利亚宗教矛盾并不突出。比如,尽管阿拉维派掌握最高权力,但是叙利亚政权中历届的总理、国防部长、外长以及大部分内阁部长几乎都是逊尼派。同时,逊尼派在议会、军队、复兴社会党中占据了相当高的位置。当然,国家要害部门,比如安全情报机构、共和卫队等,多数由阿拉维派人士主管,这样就为巴沙尔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,并提供了安全保证。因此,教派冲突并不是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因素。

对于阿盟的问题,我跟阿拉伯好多驻华使节也讨论过,我问

他们:你们怎么跟美国走到一起了?他们表示,自从“阿拉伯之春”后,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麻烦事。每个国家都自顾不暇,还都面临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斗争。比如,阿拉伯世界老大埃及,现在国内麻烦一大堆,根本顾不上其他国家的事情,这样就给沙特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提供了机会。海湾国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,国家也比较稳定。在叙利亚问题上,海湾国家跟美国走得比较近,他们也不希望叙利亚变成一个强国,他们是想让自己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。一些小国,像卡塔尔,人口才几十万,但就是想出头。当前卡塔尔等国趁着阿拉伯乱局,依靠美国,什么事情都往前冲,提自己的主张。只要美国愿意,他们就抢着干。曾经有个阿拉伯外交官跟我说,现在是较小的阿拉伯国家在领导整个阿拉伯世界。他们觉得这种现象不正常。

另外,海湾国家一般都是逊尼派当权的国家,而叙利亚、伊朗都是什叶派执政的国家,海湾国家也不想让这两个少数派执政的国家做大做强,所以,一旦有机会,就想把他们扳倒。

土耳其为何
积极介入叙危机

在“阿拉伯之春”事件中,土耳其希望自己能够做大,一有机

会就往前冲。

齐鲁晚报:按理说,土耳其这个国家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,但是在叙利亚危机中,它却一直冲在前面打压叙利亚现政权,比如威胁断电、中止能源合作等,甚至有消息说土耳其在为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准备。这是为什么?

时延春: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,土耳其占领了叙利亚的一部分领土,这两个国家有领土纠纷,此外还有水资源纠纷。再就是地区政治因素,土耳其跟美国走得比较近,叙利亚比较独立,一直打反美、反帝的旗号,跟土耳其不一致。

在“阿拉伯之春”事件中,土耳其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大,能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,所以他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往前冲,力图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在利比亚发生剧变的时候,土耳其就想发挥自己的作用,但是因为离得比较远,所以作用不是太明显。而今,在叙利亚问题上,土耳其就想更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
多米诺骨牌
最终会不会倒下

国际国内各种力量正在博弈,还没有到完全摊牌的时候。

齐鲁晚报:对叙利亚问题,包



2000年10月28日,时延春大使(右)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(左)递交国书。(资料片)

括联合国在内,国际各方都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。在您看来,叙利亚问题会向哪个方向发展,巴沙尔会下台吗?这副多米诺骨牌最终会不会倒下?

时延春:现在看来,叙利亚巴沙尔正处于困境,而且困境还在加剧,但是,巴沙尔还没到下台的地步。现在各方面的力量正在较量,叙利亚危机的前景取决于国际和国内等多种因素。

一方面,要看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和军队是否支持他;同时,还得看反对派的发展。现在反对派还是四分五裂,在四分五裂的状

态下,反对派在争夺政权方面还是处于劣势。

另一方面,要看国际上博弈的情况,比如要看俄罗斯力挺巴沙尔的程度。再就是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翻巴沙尔的决心有多大,是不是会加大干预力度。在近期,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是很大,但是将来的情况不清楚,今年是美国大选年,根据大选的需要,大选结束后可能就要加强力度了。

所有这些元素都在博弈较量中,但是还没有到完全摊牌的时候。

(胥泽震对本文亦有贡献)

阿斯玛·阿萨德在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夫人中,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一个。她更时尚——法国杂志《ELLE》最近将她选为“世界政治中最时髦的女人”;她更开放——生于英国,从小接受西方教育,曾表达过让叙利亚自由化的决心,《巴黎竞赛》画报曾称她为“阴影密布国家的一束光线”;但与此同时,她非常支持丈夫巴沙尔·阿萨德。在近日曝光的一封信她写给朋友的邮件里,她自称在家里是“真正的独裁者”。

叙利亚第一夫人:

我是家中
真正独裁者

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·阿萨德

邮件曝光奢华生活

据英国《卫报》报道,叙利亚反对派日前向他们提供了3000余封据称是叙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夫妇与同事、朋友之间的电子邮件。这些邮件来自“巴沙尔及其妻子的个人账户”,是叙利亚反对派成员于去年6月至今年2月期间获取的。其中一封显示,出生于英国的第一夫人阿斯玛·阿萨德在家中拥有“至高无上”的地位,她

向朋友表示,自己才是家中“真正的独裁者”。

不过《卫报》称,第一夫人这番“独裁者”言论,其实是她的一个玩笑,当时她正与一位朋友就配偶之间关注对方的程度交换意见。“就拿倾听来说——我是‘真正的独裁者’,他别无选择……”她在2011年12月14日的邮件中写道。阿斯玛明白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

的丈夫的。

其他邮件显示,这位第一夫人似乎过着独裁者式的奢华生活。在很多叙利亚人面临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短缺之时,阿斯玛仍花费1万多英镑从巴黎网购烛台、桌子、枝形吊灯等高档家具。此前,阿斯玛还在巴黎珠宝店订购了4条定制项链:3条黄金镶钻,还有一条白金镶钻。

学生时期很朴素

阿斯玛·阿萨德原名阿斯玛·艾尔·阿克拉斯,1975年8月11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叙利亚裔中产阶级家庭。她的父亲法瓦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心脏病专家,其家族在叙利亚是名门望族,与巴沙尔·阿萨德的家族亦有交往。阿斯玛的母亲萨哈尔则是叙利亚驻英大使馆一秘。

在与巴沙尔结婚之前,阿斯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度过,优越的家境让她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。阿斯玛曾就读于英格兰教会小学,后来进入“盛产”名媛淑女的伦敦精英式女校皇后学院。

阿斯玛在皇后学院的同学,34岁的瓦妮莎·沃尔特斯

说:“我与她的交流大多是在图书馆,她很安静、好学。虽然友善,但她从来没有谈及过自己的人生。”

瓦妮莎回忆说,学生时代的阿斯玛很朴素,总穿着老土的马球衫、寒酸毛衣和牛仔褲,与现在常穿香奈儿定制套装的形象相距甚远。

精明能干有大志

从皇后学院毕业后,阿斯玛进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计算机科学,并获得法国文学文凭。工作后,她曾在德意志银行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做分析师,之后又到摩根大通集团投资银行高就,先后转战巴黎、纽约和伦敦,同事都认为阿斯玛是个胸怀大志、精明能干的女性。

关于阿斯玛和巴沙尔的相识,有两个版本。阿斯玛曾在一次采访中称,她和丈夫是在结婚前一年即1999年底在

双方家人的安排下相识并相恋的,程序完全遵循阿拉伯传统的“父母之命”。

而另一种更令人信服、得到多方证实的说法是,早在1992年,阿斯玛还是一名纯真的大学女生时,就在一次校园鸡尾酒会上遇到了曾经的眼科医生,当时也在伦敦求学的巴沙尔,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0岁,仍然一见钟情,很快开始了热恋。他们性格相近,由于同受西方文化教育,两人在观

念上也都比较开放。巴沙尔回国后仍与心上人鸿雁传书,你来我往,电子邮件成为他们互诉衷情的主要工具,这使两人谈情说爱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“网恋”状态下度过的。

2000年年底,25岁的阿斯玛与巴沙尔结婚。在婚礼前一个月,阿斯玛向摩根大通递交了辞呈,但并未告知辞职的真正原因。她的老板对此感到不解,因为她再干两个月就可以拿到奖金了。

活跃在国际舞台

婚后,阿斯玛为丈夫生育了3个孩子,但她并未像阿拉伯世界的妻子们那样相夫教子、甘做贤内助,而是广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。

在巴黎,她因即兴做过有关文化的长篇演讲而成名,这令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(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)惊羨不已。2009年接受CNN采访时,阿斯玛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进攻“野蛮”,并且“作为母亲和平民”要求结束进攻。“这是21世纪,世界上怎能出现这种情况呢?不幸的是,它正在发生。”她说。

阿斯玛的国际媒体魅力攻势的巅峰之作是在去年3月,美国《时尚》杂志刊登了阿斯玛的专访,文章现在已经从该杂志的网站消失。她被描述为“沙漠玫瑰”、“最新鲜和最富磁性的第一夫人”,她身着牛仔褲和“幸福”字样T恤的照片被刊登在封底。阿斯玛告诉《时尚》记者,她的“中心任务”是“改变600万18岁以下叙利亚人的思维定式”,鼓励他们做“积极公民”。

然而,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恶化,阿斯玛为政权进行的审

慎公关策略已经土崩瓦解。她面带微笑地与丈夫一起就新宪法在全民公决中投票,引来反对派的指责,称她为“现代版的玛丽·安托瓦内特”(注:奥地利帝国公主,后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结婚,1793年因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)。

不过,埃塞克斯大学的独裁政权讲师娜塔莎·埃兹罗认为,叙利亚第一夫人可能是因害怕而缺乏同情心。“从小在英国长大,她熟悉民主和人权,所以她没有理由袖手旁观。”她说。据《青年参考》